

VR大空间要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

坚持“两创”
关注新时代文艺

VR大空间有潜力发展为一种更有内容结合力的新兴媒介,向着未来文旅、未来电影、未来游戏、未来乐园的多元方向发展

60多年前,计算机图形学创始人萨瑟兰发明了第一套虚拟现实设备,希望有一天计算机能够带来爱丽丝式的奇境漫游。60多年后,虚拟现实大空间(以下简称“VR大空间”)应用在我国开始井喷式发展。据不完全统计,2023年以来,我国各地景区、商场、文博机构陆续推出《数字一大·初心之旅》《南极起航》《风起洛阳》《秦潮觉醒》等超过200个VR大空间项目。这些项目大多依托各类文旅和文娱IP,有的还涉及重大历史题材,拓展了旅游和文娱体验的时空维度,为用户带来富有冲击力和记忆点的文化体验。

在文旅融合、数智赋能的加持下,VR大空间已发展为文旅和文娱行业的新星,被视为文旅资源借助数字技术“活起来”的“潜力股”。在VR大空间里,人们无须借助鼠标、键盘、手

柄等交互设备,就能自然地行走于数字奇境,或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,或亲临名胜和自然景观,也可以走进神话和奇幻故事世界。如在《数字一大·初心之旅》中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,在中共一大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;在《南极起航》中乘坐“雪龙2”号破冰船来到南极,造访秦岭站,探索各类自然景观;在《风起洛阳》中化身城市守卫者,和队友一道战胜来犯之敌,保护一方百姓平安……基于VR艺术的巨大潜能,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,国家电影局将VR电影的001、002号“龙标”颁发给了《唐宫夜宴》《隐秘的秦陵》两部VR大空间作品,显示出影视行业对这项“未来叙事艺术”寄予的厚望。

“虚拟现实”概念此前已经火了十余年,直到最近才开始大规模落地,这得益于新技术与大众真实需求、文娱行业的应用场景更紧密地连接。一方面,VR大空间的形式,降低了数字体验的交互门槛,用户不需太多操作就能“边走边看”,获得“行于境中”的沉浸式体验。另一方面,VR大空间与文旅行业的多层次结合,使它能够借力快速发展的文旅经济,把自身的成长建立在更深厚更真实的社会需求之上。

在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之外,我们也看到VR大空间行业出现了浮躁迹象。一部分从业者对VR大空间叙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,却急于上项目、出成果,结果只能照猫画虎地照搬《消失的法老》等既有项目模式,于是同质化、套路化的产品扎堆出现。这类项目,大多

柄等交互设备,就能自然地行走于数字奇境,或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,或亲临名胜和自然景观,也可以走进神话和奇幻故事世界。如在《数字一大·初心之旅》中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,在中共一大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;在《南极起航》中乘坐“雪龙2”号破冰船来到南极,造访秦岭站,探索各类自然景观;在《风起洛阳》中化身城市守卫者,和队友一道战胜来犯之敌,保护一方百姓平安……基于VR艺术的巨大潜能,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,国家电影局将VR电影的001、002号“龙标”颁发给了《唐宫夜宴》《隐秘的秦陵》两部VR大空间作品,显示出影视行业对这项“未来叙事艺术”寄予的厚望。

“虚拟现实”概念此前已经火了十余年,直到最近才开始大规模落地,这得益于新技术与大众真实需求、文娱行业的应用场景更紧密地连接。一方面,VR大空间的形式,降低了数字体验的交互门槛,用户不需太多操作就能“边走边看”,获得“行于境中”的沉浸式体验。另一方面,VR大空间与文旅行业的多层次结合,使它能够借力快速发展的文旅经济,把自身的成长建立在更深厚更真实的社会需求之上。

在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之外,我们也看到VR大空间行业出现了浮躁迹象。一部分从业者对VR大空间叙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,却急于上项目、出成果,结果只能照猫画虎地照搬《消失的法老》等既有项目模式,于是同质化、套路化的产品扎堆出现。这类项目,大多

柄等交互设备,就能自然地行走于数字奇境,或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,或亲临名胜和自然景观,也可以走进神话和奇幻故事世界。如在《数字一大·初心之旅》中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,在中共一大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;在《南极起航》中乘坐“雪龙2”号破冰船来到南极,造访秦岭站,探索各类自然景观;在《风起洛阳》中化身城市守卫者,和队友一道战胜来犯之敌,保护一方百姓平安……基于VR艺术的巨大潜能,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,国家电影局将VR电影的001、002号“龙标”颁发给了《唐宫夜宴》《隐秘的秦陵》两部VR大空间作品,显示出影视行业对这项“未来叙事艺术”寄予的厚望。

“虚拟现实”概念此前已经火了十余年,直到最近才开始大规模落地,这得益于新技术与大众真实需求、文娱行业的应用场景更紧密地连接。一方面,VR大空间的形式,降低了数字体验的交互门槛,用户不需太多操作就能“边走边看”,获得“行于境中”的沉浸式体验。另一方面,VR大空间与文旅行业的多层次结合,使它能够借力快速发展的文旅经济,把自身的成长建立在更深厚更真实的社会需求之上。

在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之外,我们也看到VR大空间行业出现了浮躁迹象。一部分从业者对VR大空间叙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,却急于上项目、出成果,结果只能照猫画虎地照搬《消失的法老》等既有项目模式,于是同质化、套路化的产品扎堆出现。这类项目,大多

柄等交互设备,就能自然地行走于数字奇境,或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,或亲临名胜和自然景观,也可以走进神话和奇幻故事世界。如在《数字一大·初心之旅》中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,在中共一大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;在《南极起航》中乘坐“雪龙2”号破冰船来到南极,造访秦岭站,探索各类自然景观;在《风起洛阳》中化身城市守卫者,和队友一道战胜来犯之敌,保护一方百姓平安……基于VR艺术的巨大潜能,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,国家电影局将VR电影的001、002号“龙标”颁发给了《唐宫夜宴》《隐秘的秦陵》两部VR大空间作品,显示出影视行业对这项“未来叙事艺术”寄予的厚望。

柄等交互设备,就能自然地行走于数字奇境,或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,或亲临名胜和自然景观,也可以走进神话和奇幻故事世界。如在《数字一大·初心之旅》中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,在中共一大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;在《南极起航》中乘坐“雪龙2”号破冰船来到南极,造访秦岭站,探索各类自然景观;在《风起洛阳》中化身城市守卫者,和队友一道战胜来犯之敌,保护一方百姓平安……基于VR艺术的巨大潜能,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,国家电影局将VR电影的001、002号“龙标”颁发给了《唐宫夜宴》《隐秘的秦陵》两部VR大空间作品,显示出影视行业对这项“未来叙事艺术”寄予的厚望。

“虚拟现实”概念此前已经火了十余年,直到最近才开始大规模落地,这得益于新技术与大众真实需求、文娱行业的应用场景更紧密地连接。一方面,VR大空间的形式,降低了数字体验的交互门槛,用户不需太多操作就能“边走边看”,获得“行于境中”的沉浸式体验。另一方面,VR大空间与文旅行业的多层次结合,使它能够借力快速发展的文旅经济,把自身的成长建立在更深厚更真实的社会需求之上。

在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之外,我们也看到VR大空间行业出现了浮躁迹象。一部分从业者对VR大空间叙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,却急于上项目、出成果,结果只能照猫画虎地照搬《消失的法老》等既有项目模式,于是同质化、套路化的产品扎堆出现。这类项目,大多

柄等交互设备,就能自然地行走于数字奇境,或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,或亲临名胜和自然景观,也可以走进神话和奇幻故事世界。如在《数字一大·初心之旅》中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,在中共一大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;在《南极起航》中乘坐“雪龙2”号破冰船来到南极,造访秦岭站,探索各类自然景观;在《风起洛阳》中化身城市守卫者,和队友一道战胜来犯之敌,保护一方百姓平安……基于VR艺术的巨大潜能,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,国家电影局将VR电影的001、002号“龙标”颁发给了《唐宫夜宴》《隐秘的秦陵》两部VR大空间作品,显示出影视行业对这项“未来叙事艺术”寄予的厚望。

“虚拟现实”概念此前已经火了十余年,直到最近才开始大规模落地,这得益于新技术与大众真实需求、文娱行业的应用场景更紧密地连接。一方面,VR大空间的形式,降低了数字体验的交互门槛,用户不需太多操作就能“边走边看”,获得“行于境中”的沉浸式体验。另一方面,VR大空间与文旅行业的多层次结合,使它能够借力快速发展的文旅经济,把自身的成长建立在更深厚更真实的社会需求之上。

柄等交互设备,就能自然地行走于数字奇境,或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,或亲临名胜和自然景观,也可以走进神话和奇幻故事世界。如在《数字一大·初心之旅》中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,在中共一大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;在《南极起航》中乘坐“雪龙2”号破冰船来到南极,造访秦岭站,探索各类自然景观;在《风起洛阳》中化身城市守卫者,和队友一道战胜来犯之敌,保护一方百姓平安……基于VR艺术的巨大潜能,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,国家电影局将VR电影的001、002号“龙标”颁发给了《唐宫夜宴》《隐秘的秦陵》两部VR大空间作品,显示出影视行业对这项“未来叙事艺术”寄予的厚望。

“虚拟现实”概念此前已经火了十余年,直到最近才开始大规模落地,这得益于新技术与大众真实需求、文娱行业的应用场景更紧密地连接。一方面,VR大空间的形式,降低了数字体验的交互门槛,用户不需太多操作就能“边走边看”,获得“行于境中”的沉浸式体验。另一方面,VR大空间与文旅行业的多层次结合,使它能够借力快速发展的文旅经济,把自身的成长建立在更深厚更真实的社会需求之上。

在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之外,我们也看到VR大空间行业出现了浮躁迹象。一部分从业者对VR大空间叙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,却急于上项目、出成果,结果只能照猫画虎地照搬《消失的法老》等既有项目模式,于是同质化、套路化的产品扎堆出现。这类项目,大多

柄等交互设备,就能自然地行走于数字奇境,或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,或亲临名胜和自然景观,也可以走进神话和奇幻故事世界。如在《数字一大·初心之旅》中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,在中共一大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;在《南极起航》中乘坐“雪龙2”号破冰船来到南极,造访秦岭站,探索各类自然景观;在《风起洛阳》中化身城市守卫者,和队友一道战胜来犯之敌,保护一方百姓平安……基于VR艺术的巨大潜能,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,国家电影局将VR电影的001、002号“龙标”颁发给了《唐宫夜宴》《隐秘的秦陵》两部VR大空间作品,显示出影视行业对这项“未来叙事艺术”寄予的厚望。

“虚拟现实”概念此前已经火了十余年,直到最近才开始大规模落地,这得益于新技术与大众真实需求、文娱行业的应用场景更紧密地连接。一方面,VR大空间的形式,降低了数字体验的交互门槛,用户不需太多操作就能“边走边看”,获得“行于境中”的沉浸式体验。另一方面,VR大空间与文旅行业的多层次结合,使它能够借力快速发展的文旅经济,把自身的成长建立在更深厚更真实的社会需求之上。

柄等交互设备,就能自然地行走于数字奇境,或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,或亲临名胜和自然景观,也可以走进神话和奇幻故事世界。如在《数字一大·初心之旅》中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,在中共一大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;在《南极起航》中乘坐“雪龙2”号破冰船来到南极,造访秦岭站,探索各类自然景观;在《风起洛阳》中化身城市守卫者,和队友一道战胜来犯之敌,保护一方百姓平安……基于VR艺术的巨大潜能,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,国家电影局将VR电影的001、002号“龙标”颁发给了《唐宫夜宴》《隐秘的秦陵》两部VR大空间作品,显示出影视行业对这项“未来叙事艺术”寄予的厚望。

“虚拟现实”概念此前已经火了十余年,直到最近才开始大规模落地,这得益于新技术与大众真实需求、文娱行业的应用场景更紧密地连接。一方面,VR大空间的形式,降低了数字体验的交互门槛,用户不需太多操作就能“边走边看”,获得“行于境中”的沉浸式体验。另一方面,VR大空间与文旅行业的多层次结合,使它能够借力快速发展的文旅经济,把自身的成长建立在更深厚更真实的社会需求之上。

秦兰珺

会出现一名导游,带领用户沿固定路线、在固定位置观看景点。体验过程往往少不了莫名其妙的穿越,导游则化身小动物形象用力卖萌,讲解中生硬植入了不少低幼科普。这样的内容第一次体验或许还有点新鲜感,多试几个,就会感到“又是这套”,索然无味。

VR大空间乃至于虚拟现实艺术要长足发展,最根本的还是探索叙事方法,找到适配不同题材的打开方式。这就需要更为极致地挖掘,运用虚拟现实新媒介的可能性,深耕“边走边看”的多元潜力,让人们在新鲜的场景中沉浸体验意义丰富的“旅途”。我曾体验过一个苏东坡题材的VR大空间作品,在接近尾声的一条竹林小道上,观众竟自发地与诗人一起吟诵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诗句。我想,是因为这里的“边走边看”,不只是单纯的走马观花,更意味着与苏轼一起经历起起伏伏的“人生之旅”。感悟自生命旅程的内在涌现,吟诵才会在那个“刚刚好”的时刻自然发生。

事实上,“边走边看”的简单形式如果叠加丰富的内涵,完全可以超越“旅游打卡”的单一形态,向更广阔的意义空间展开。除了展现人物经历的“人生之旅”,VR大空间也可以成为

长篇小说《弃犬历险记》——

互为镜像的成长故事

申霞艳

想和希望。幼年的“我”跟随父母往返乡村与车站,脚底起血泡、新鞋子被偷等细节带着读者重返过去,掩卷沉思:多少人就是在匮乏中、在严峻艰辛的条件下寻求新路,站台见证着亲人的聚散,也见证着对梦想与未来的追求。阿花的奔跑因而格外感人,辛酸与怅惘随铁轨无限延伸。

小说的中心情节是“我”带着阿花重建记忆链接之旅。阿花陪“我”和妈妈搭半夜的火车去县城寻找杳无音信的父亲,中途它被赶下火车,留在漫漫长夜里。整整分开26天!有如神迹,阿花回来了!它瘦了,带着满身伤痕。“我”为此心绪难平,在中考后的暑假决定带阿花原路返回,寻找那段分开的记忆。在这段“历险”中,阿花一路逢凶化吉,重遇故人,往昔重现。这个过程也呈现了乡村的淳朴、温暖以及人情之美。相依为命的“寻根”之旅让“我”和阿花的友谊日渐深厚。“我”帮助阿花重建记忆,阿花也以其善良、深情启迪了“我”的成长,彼此互为镜像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小说除了呈现“我”和阿花的成长故



图为VR电影《唐宫夜宴》剧照。

大象元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供图

承载心路历程的“精神之旅”、上演英雄史诗的“传奇之旅”、展开悬疑解密的“真相之旅”、讲述青春故事的“成长之旅”、演绎情感经历的“真情之旅”、承担科普教育的“探索之旅”……在这里,几乎每种“旅途”都对应着一种既有的文艺题材,而每种题材又对应着人类经验的一种基本维度。这意味着,VR大空间有潜力发展为一种更有内容结合力的新兴媒介,向着未来文旅、未来电影、未来游戏、未来乐园的多元方向发展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)

事,也因为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融为一体,而容纳更多的主题暗线。“我”的母亲曾是县城的校长,下放到乡村后依然注重教育,启发“我”阅读思考;下放的杨俊斌教授同样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,用知识造福故里,用人格力量影响着乡村下一代。这些人物的如蒲公英随风飘荡,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主体性,人与水土互动,飘落到哪里,就在哪里扎根、开花、结果。而乡土社会的古道热肠,也将变成这些人生命中途丰厚的馈赠。如旺丁叔不仅厚道、乐于助人,而且生活经验丰富,造屋、种树、摆酒,还会当“猪中”“牛中”,凭一条三寸不烂之舌,让猪牛卖个好价钱,为乡亲排忧解难,平凡中迸发的善念更显人性光辉。

“我”最终与阿花不离不弃,将它带进大学校园,看到它受到师生们厚爱。它去世后制作成标本纪念,甚至被克隆“复活”。“我”还怀着感情,将它写成小说,让它作为人见人爱的主角经久流传。阿花的可爱、忠诚、不离不弃成为独特的“这一个”,它的智慧和勇气,它与小主人互为镜像的成长故事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动物书写。

“我”最终与阿花不离不弃,将它带进大学校园,看到它受到师生们厚爱。它去世后制作成标本纪念,甚至被克隆“复活”。“我”还怀着感情,将它写成小说,让它作为人见人爱的主角经久流传。阿花的可爱、忠诚、不离不弃成为独特的“这一个”,它的智慧和勇气,它与小主人互为镜像的成长故事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动物书写。

隔不断的乡愁与眷念——看福建人艺话剧《过海》

廖 奔

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,我在这头,大陆在那头。”那一瞬间,历史定格为两岸。妈祖啊,你可化开我刻骨铭心的眷恋?

话剧《过海》,深入历史和人物命运深处,复原了一段尘封已久的生活真实,触及了一缕特殊的心灵情愫。

1949年,两岸封闭了海峡通路,福建渔村里名震一方的船老大吴天桂,为了护送曾救过自己命的台湾乡亲林阿伟回家而冒险划船偷渡,结果被对方岸炮打散,彼此生死不知。流落台湾的吴天桂怀念着妻子阿莲,照顾林阿伟妻儿,一生未娶。留在大陆的林阿伟为报恩,在逆境中拼力帮助阿莲母女渡过生活难关,在村干部的撮合下与阿莲成家。30多年后,吴天桂终于与台湾一批妈祖信徒一同回乡祭祖。人物关系的错位,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情感负疚与心底悔痛。两家人30多年的思念、期盼、愧疚纠葛在一起,化也化不开,带观众一步步走向深沉的审美沉醉境界。

我尤为惊讶于舞美构造的大胆出奇,一堵壁天塞地的巨大海坝一直横亘在观众面前,角色情绪激动时总是在坝间冲上冲下,把表演空间从平面转换为立体,完成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步险棋。结合灯光投

锐见

微短剧不能比着「雷人」

“一胎99子”,微短剧又出“雷作”。女主角因怀上皇子,临盆时天降祥瑞,接连生下99个娃,叠叠成“金字塔”送进皇宫……网友吐槽剧情,话题冲上热搜,平台火速下架,再次引发关于微短剧发展的关注与讨论。

“剧情翻车”折射出一些创作者“卷”符号、造奇观、博眼球的“比雷”心态。细看不难发现,该剧情节拖沓、台词重复、人物“降智”,开头的“一胎99子”是唯一的“记忆点”,只为博取点击量。

这背后是唯流量论在作祟。相关报道显示,该剧下架前播放量超4000万,确实“收割”了流量。在一些创作者看来,视听产品类型多样,观众注意力格外有限,只能出“奇”制胜,靠“脑洞”打通流量出口,文化内涵、艺术价值则统统让位。你腰缠万贯,我就几亿家财;你有特异功能,我有逆天绝招……久而久之,“比雷”成了一条赛道。

文艺作品从来都欢迎想象力,但想象力要发挥推动剧情、塑造人物、表达主旨的作用。孙悟空“72变”,对应着生动的形象,关乎克服艰难险阻的故事,也蓄积着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叙事能量。反观一些雷人情节,没有合乎逻辑的背景设定,也不关涉形象塑造,甚至与主旨风马牛不相及。被这些炸裂的概念、情节、噱头吸引而来的观众,越看越不知所以,深感“被忽悠”。

我们不必以名著的高标准要求微短剧,但注重内容质量的创作导向必须一再重申。已有从业者呼吁,流量思维不能代替创作思维,别让个别作品的“翻车”阻挡行业成长。研究者也在找原因、提建议:起初单一的投流、分集付费模式,助长了流量至上的趋势,加入分账模式、会员模式、广告赞助模式等,有望突破“唯流量论”的创作窠臼。

打破“比雷”的恶性循环,为观众提供优质内容选择,需要营造良好的创作传播环境。当前,微短剧行业进入提质升级期,相对于多达6.62亿的用户群体和成千上万的作品基数,精品的数量和比重还有待提升。面对“比雷”现象,只有制作方、传播平台、监管方一起努力,激浊扬清,持续鼓励“走心”的创作,才有望根治顽疾。

微短剧还是新生事物,当精品化共识一次次转化成叫得响、立得住、留得下的优秀作品,创作的标杆就会立起来,引领微短剧行业向上向前,形成健康繁荣的局面。



本版邮箱:wenyipi1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任飞帆 版式设计:赵偶汝

隔不断的乡愁与眷念——看福建人艺话剧《过海》

廖 奔

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,我在这头,大陆在那头。”那一瞬间,历史定格为两岸。妈祖啊,你可化开我刻骨铭心的眷恋?

话剧《过海》,深入历史和人物命运深处,复原了一段尘封已久的生活真实,触及了一缕特殊的心灵情愫。

1949年,两岸封闭了海峡通路,福建渔村里名震一方的船老大吴天桂,为了护送曾救过自己命的台湾乡亲林阿伟回家而冒险划船偷渡,结果被对方岸炮打散,彼此生死不知。流落台湾的吴天桂怀念着妻子阿莲,照顾林阿伟妻儿,一生未娶。留在大陆的林阿伟为报恩,在逆境中拼力帮助阿莲母女渡过生活难关,在村干部的撮合下与阿莲成家。30多年后,吴天桂终于与台湾一批妈祖信徒一同回乡祭祖。人物关系的错位,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情感负疚与心底悔痛。两家人30多年的思念、期盼、愧疚纠葛在一起,化也化不开,带观众一步步走向深沉的审美沉醉境界。

我尤为惊讶于舞美构造的大胆出奇,一堵壁天塞地的巨大海坝一直横亘在观众面前,角色情绪激动时总是在坝间冲上冲下,把表演空间从平面转换为立体,完成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步险棋。结合灯光投